

MAO ZE DONG
ZAI XIN ZHONG GUO ZHI

毛泽东

在新中国之初

王正民◎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毛泽东

在新中国之初

王正民◎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在新中国之初 / 王正民著. — 北京 :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034-4270-4

I . ①毛… II . ①王… III .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4891 号

责任编辑: 刘

封面设计: 杨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一 定都北京 / 001

毛泽东“讨教”王稼祥 / 002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 003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 / 007

“人民万岁！” / 017

二 风卷残云 / 025

血染古宁头 / 026

红旗插上海南岛 / 032

蒋介石泪洒重庆 / 039

和平解放西藏 / 047

三 毛泽东漫步波罗的海 / 051

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 052

“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 062

四 与强敌的较量 / 083

毛泽东的两难抉择 / 084

彭德怀临危受命 / 094

毛岸英血洒疆场 / 102

“万岁军” / 109

五 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 117

失败者的疯狂报复 / 118

镇反中的罗瑞卿 / 121

“蚍蜉撼树谈何易” / 126

六 谁也不能为其说情 / 143

揪出“老虎”十余万 / 144

刘青山与张子善 / 148

七 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 161

陈云在上海 / 162

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 170

八 新中国的红色外交家 / 177

将军当大使 / 178

周恩来叱咤日内瓦 / 183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 188

九 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风波 / 201

武训与电影《武训传》 / 202

对“红学”的争论 / 210

十 清除党内野心家 / 227

高岗其人其事 / 228

“刮阴风、烧阴火” / 231

高岗自绝于人民 / 247

十一 不朽的丰碑 / 253

“不能像小脚女人走路” / 254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 268

从“吃苹果”到“吃葡萄” / 272

争做“红色资本家” / 285

十二 不做别国的“附庸” / 291

《两论》公评斯大林 / 292

与老大哥“分道扬镳” / 301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1955年 苏联“援助”中国

一
——
定都北京

毛泽东
在新中国之初



毛泽东“讨教”王稼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郑重宣布：“新中国将定都北平！”

对于定都何处，毛泽东在这一期间曾征求过王稼祥的意见。

1949年元旦刚刚过去，西柏坡冬日的寒流便渐渐减弱。毛泽东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同时，也在思考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选都事宜。从当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出发，毛泽东和党中央曾想定都哈尔滨。随着三大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这一时局的重大发展，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选都问题。

恰在这时，王稼祥、朱仲丽夫妇来看望毛泽东。

前不久，王稼祥从苏联治病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他与毛泽东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朱仲丽之父朱剑凡与杨开慧之父杨昌济系至交，毛泽东1920年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朱剑凡安排他寄宿于自己创办的周南女校，二人结为忘年交，毛泽东为朱仲丽世兄。王稼祥与朱仲丽喜结良缘，还是毛泽东搭的桥。

对于王稼祥、朱仲丽夫妇的到来，毛泽东兴高采烈，惊喜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王稼祥一边与主席亲切握手，一边谦和地说：“这可不敢当，主席有话请讲。”

毛泽东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之后，接着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历史上，历朝把京都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开门见山地回答：“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神采奕奕，点了点头，微笑着说：“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这位学识丰富的革命家、外交家运用排中律，阐明了定都北平的理由。

王稼祥首先以肯定的口吻说：“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西安如何呢？”

“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来，西安也不合适。”

毛泽东谈及有的同志认为开封、洛阳作为古都，是否可以考虑定都问题。

王稼祥认为，开封、洛阳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你认为最合适的建都地点在哪里？”

按照规律，择都应从政治上着眼，现中国南方尚未解放，我们的根据地主要在北方，宜定都北平。基于这一考虑，成竹在胸的王稼祥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喉咙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该选在北平。”

“哈哈！”毛泽东爽朗的笑声中包含着对老战友远见卓识的赞赏：“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不过，北平现在还在傅作义之手哩。”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北平的。”王稼祥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加速了中共中央迁往北平的进程。早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中央就决定从西柏坡迁入北平。1月19日，即派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等一行前往已为我军占领的北平西郊，其主要任务是选定中央机关的驻地。

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移北平，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党中央十分重视，确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1949年2月初即着手迁移的准备工作，并为此成立了由杨尚昆和曾山负责的转移委员

会，统一处理撤出西柏坡和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事宜。派往北平的先遣组则统由李克农负责，下设筹备、收发、招待三个处，分别负责对外交涉、备置用具、社情调查、布置警卫、营地修葺建设、安排过往人员住地等事宜。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北平市政府和北平驻军也成立了由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地组织好这次转移，中央专门制订了各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和注意的事项，其主要内容包括：转移前要对全体人员进行教育；要妥善处理好与驻地居民关系中一切未了事宜。在转移过程中必须绝对服从指挥，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团结互助；要遵守当地政府法令，尊重群众风俗，不得增加群众负担。进入城市后要做到四不：不乱讲话乱吃东西，不乱跑，不乱动手，不乱收人；五要：认清环境、分清敌友、提高警惕，爱护公共物资、遵守公共纪律，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向工人和劳动人民学习，切实执行政策法令、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各种制度；三讲究：礼貌、正派、整洁。这些规定非常周到、具体，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这次转移的高度重视，也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风范的体现。

3月20日，转移委员会发出通知，对转移中有些人员的处理问题，作出了一般的不得退职的规定，并规定“老弱或有疾病不能继续工作，但也不愿意退职或回地方工作者，不得劝其退职，也不得嫌弃，仍随原机关转移，妥为照顾”。“老弱不能继续工作而确实自愿退职者（回家后确实能生活者）可准予退职……除必须给以足够路费外，并应按其军龄及家庭情况对其以后生活分别给以适当的关照。”

3月21日，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和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尹健带着100辆大卡车和20辆吉普车，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专程前往西柏坡；叶剑英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则于24日带着三列专列前往涿州，去迎接毛泽东、党中央向北平转移。

3月23日，西柏坡的冬天已过去，天气特别晴朗，平时很少有汽车出入的党中央所在地突然来了二十多辆卡车和吉普车，引来了不少正在春耕的老百姓围观。宁静的西柏坡弥漫着一种欢乐与喜悦的气氛，大家悄悄地奔走相告：“毛主席、周副主席要进北京了！”

这天，周恩来一改通宵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早晨8点就起床了。他来

到毛泽东的住处。听说主席要工作人员9点前叫他起床，周恩来说，不要这么早叫，10点钟叫也不晚。10点钟，周恩来最先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周恩来说：“主席，休息好没有？路途很长，很辛苦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笑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会意地说：“我们都应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为什么提到李自成？在作进驻北平准备的这段时间，他想了很多。但是，他想的不是与他斗了几十年的蒋介石，而是想到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明末，以李自成为领袖的大顺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所向披靡，经过16年的奋斗灭亡了明王朝。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在这以后，李自成及其部下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从将军到士兵，个个乘机中饱私囊，军纪败坏，士气瓦解，一支能征善战的大军，占领北京43天即被腐化侵蚀，变成了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当吴三桂引清军一到，堂堂的大顺朝顷刻之间便烟灭灰尽了。

这一历史悲剧引起有识之士的思考，郭沫若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他写道：自然，假如从整个的历史运动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要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进，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挟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也”了。

郭沫若的文章在1944年3月写成，并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不久就传到延安，并立即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在抗日民族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战争，会不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深深思考。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

“我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

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在西柏坡，毛泽东又多次提醒不要重犯类似李自成的错误。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这个时期，毛主席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主席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当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还向我谈了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久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认可，形成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西柏坡的中央机关开始作进城的准备工作了。有一天，毛泽东问李银桥：“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李银桥满有把握地回答说。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李银桥的太阳穴，见他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有天散步，毛泽东又问身边的警卫人员：“进北平以后干什么，注意什么，你们想过没有？”

有人接着说：“听说城里车非常多，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

“不对！”毛泽东摇摇头，“多出门才能学会过马路。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一名警卫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我要买块表。”

又有人说：“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咱也把各种好吃的尝一尝。”

“看看，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但是不想吃小米就危险了。我们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进了大城市，以中国现在的落后状况，在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毛泽东继续散步，他神情凝重地继续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不能变！”

毛泽东又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城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在距李自成失败305年后的1949年，在距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的第五个年头，毛泽东要率领中国共产党进驻北平，这是同一个城市，然而会不会重蹈覆辙呢？

面对胜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1949年3月23日上午，11辆小汽车停在了西柏坡中央驻地前。第一辆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第三辆是警卫车，刘少奇坐的第四辆车，是车队中唯一的小轿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和王光美坐在第五辆车上。第六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坐的中吉普。往后是朱德、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的车，第11辆压阵的是叶子龙的车。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和一个步兵排分别坐在五辆大卡车上。

上午11点，汽车的马达同时发动，毛泽东一边朝吉普车走，一边幽默地再次说：“今天我们要进京‘赶考’去，看我们能不能考及格！”

“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周恩来也笑着说。

“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略一停顿，猛地扭回头，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接着，几位领导在欢声笑语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浩浩荡荡地离开了中国农村最后一个根据地，踏上了“赶考”的路程。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

北平原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种人物中，有下野的军阀，有失意的政客，有蛰伏的汉奸，有官僚，有封建把头，有恶霸惯匪，有小偷地痞流氓……而北平又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西北、华北

等地的国民党要员，逃亡的县政府以及几万散兵游勇麋集于此。几方面因素一凑，就使北平的政治垃圾大大多起来，治安，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初，北平有这么一个说法：“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枪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五多中有四多是与治安有关的，可见当时北平的社会有多混乱。据统计，当时北平城里有114个国民党特务组织，8500多个职业特务。各种案件屡屡发生。

这些暗藏的特务，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暗杀和破坏活动。警卫二连的战士在清理毛泽东进城后要住的双清别墅时，居然在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炸弹。有的警卫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的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颗手榴弹。有一名家住南苑的市内军管会干部回家看望同学，被同学骗到山洞中打死。

可以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安定的因素比比皆是。

安定北平的社会，首先要处理散兵游勇。这是一大批人，又有武器，任其流散四方，势必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北平军管会入城的当天，就贴出了关于北平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同时颁布了工作方案。紧接着平津卫戍区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也贴出一系列布告，要求流散军人、特务分子限期登记。

这一系列布告确实起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人民解放军入城之初，三三两两的流散士兵充斥街头，有的不仅公开抢劫，甚至殴打游行的工人，撕烂他们自制的欢迎旗帜，明目张胆地反对2月3日的入城式。为此，公开抓了一批。随即广贴布告。47天中，收容和处理了3万流散官兵，特务除登记自省外拘捕了上千人。但是，据保守的估计，北平的散兵还有4万以上，起码有一万流浪街头。特务估计还剩下数千。这些漏网之鱼对北平的治安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叶剑英市长治理北平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力争全歼。他对一同进城的公安局领导说：“卫戍、纠察、治安这些机关要集中起来，打歼灭战，统一步调，密切配合。”为此，平津前线卫戍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以及街道上群众治安员全编在一个组织里，取名叫做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任主任，副主任是徐冰。委员会很快拿出一张布告，要求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支武器为中心的治安活动。

1949年底，公安局在年终总结时很自豪地宣布：“我们基本上完成了首都

的警卫工作，保证了各种重要会议的进行，保卫了各级首长、民主人士及国际友人的安全。”

在进入北平之前就已经组建起来的北平市公安局，在1949年这一年中，破获了1200多起重大案件。其中有：张荫梧等军事阴谋暴动案；徐宗骁等潜伏案92起；美国间谍案3起；木剑青等阴谋刺探人民政协情报案2起；特务杀人案9起；破坏经济案10起；特务行抢案6起；特务冒充案5起，等等。

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到6月全国政协筹备会召开之际，北平社会治安状况基本良好。

1949年的重大活动很多，每一次公安局都是全力以赴，动员社会力量，共同警卫大会。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出勤12000人次。这些古城卫士没有在共和国史册上留下姓名，但他们的不朽功绩将永存于世。

3月25日，夜空星光灿烂。毛泽东在西苑检阅部队后，乘车沿着高低不平的山道，来到一座清静幽雅的院落门前，只见门额上写着“双清别墅”四个大字。

双清别墅是香山一景，因有两股从岩石中潺潺流出的清泉而得名。相传在七百多年前，金章宗来到香山，梦见自己在这里拉弓射箭，有泉水喷涌而出。第二天，他令人在梦中射箭之处掘土觅泉，果然挖得两眼清泉，于是取名“梦感泉”，后改称“双清”。

北平刚解放时，城里情况复杂，党中央决定暂不进城，于是，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暂时住了下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双清别墅以淡雅幽静著称。院内，许多古老的苍松翠柏枝繁叶茂。夏天，树阴之下凉爽宜人，院中荷池飘香，叠石环抱；气温比城里低五度左右；冬天，这里背风向阳，比城里温度稍高一点，故有冬暖夏凉之称。

“这个院子好大哟，比我们在西柏坡住的院子又大又漂亮，来到这里真是文思泉涌啊！”毛泽东感叹地说。

院内主房是一排坐北朝南的高大平房。除有卫生间、卧室、小餐厅外，中间还有一个能容纳二十来人的大会客厅。毛泽东住在正房里，他的家属子女们住在院子西头平台上的几间平房里。双清别墅有两个门，北门是平常出入的大门，门内有卫士值班室；东门则是通往警卫班的住处，警卫班住在另一个小院

子里，那里也是一排平房。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大院子里，那个院子房子多，住得比较集中。两院相距二三百米，有一条石板路相连，各种车辆可以通行。

毛泽东和党中央初到香山时，为了保密和安全，双清别墅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后来逐渐被人猜出是中央机关，于是也引起了敌特分子及国民党散兵游勇的注意。

毛泽东逐渐熟悉了双清别墅的环境。他在这里指挥了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战役，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光辉诗篇。中央也在这里举行了多次重要会议，研究讨论建国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对双清别墅情有独钟，他喜欢周围的碧水蓝天、绿树青山，他想长期在这里办公和生活。

但香山离城较远，而且中央机关住得比较分散，交通、通信、供应、人员往来都不方便，再加上安全问题，劝说毛泽东进驻中南海的问题便提了出来。

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来到双清别墅。周恩来试探着说：“主席，剑英同志想汇报一下中央领导机关搬家的时间、地点及市里的有关问题。”

“好啊，你们先说说看。”毛泽东微笑着说，他似乎已猜到他们的来意。

叶剑英说：“根据工作需要，准备请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到中南海工作、生活……”

“我不喜欢中南海！”没等叶剑英说完，毛泽东便神态严肃地说。“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到中南海，非到皇帝住过的地方呢？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周恩来见毛泽东态度坚决，忙解释说：“这是他们的初步设想，也是征求主席的意见，我们可以商量嘛。”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他再次强调：“这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非要把我关进红墙大院内，与群众隔开，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第一次劝说毛泽东进中南海，就这样被否决了。

但时间不长就发生了“香山兵变”，毛泽东极不情愿地搬进了中南海。

那是4月初的一天。上午9点多钟，值班室突然响起紧急集合哨声。正在休息的警卫人员全副武装，立即集合。

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神情严峻地在队前说：“同志们，据可靠